

曲阜游記

湯之盤

曲阜在春秋時是魯國都城，魯雖小國，因為周公功大，成王特准他的兒子魯公伯禽行天子禮樂，所以一時講起文物來，都尊崇魯國。諸如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，說道周禮盡在魯矣，吳季札觀樂嘆為觀止，也好似現在留學觀光的一般。唯其如此，後來孔老夫子生於此地，耳目習近都是俎豆禮樂，才造成這位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至德至學於一身的大聖人，歷代帝王都尊師孔子，因此曲阜之名也就彰然了。

不過曲阜於今祇是津浦鐵路魯南的一個小站了。以前坐津浦路的藍鋼皮通車，號曰平滬通車，過江有輪渡，大站停小站不停，像曲阜這種冷落的小車站，也還託福停了十來分鐘，上下平常祇不多的幾個人，遇到春秋佳日稍微可以多幾位，光景連京滬路崑山丹陽一類的站頭還不如，除非趕上南京尊孔了，要派大員祀孔了，山東省教育廳也來忙了，於是可以閑嘆幾天，車站上多了松枝牌樓的點綴，倒也生色不少。

二十四年春天，正是南京派大員葉楚傖祀孔以後，我到曲阜瞻仰這舊門第的新榮典。按我們鄉諺都稱曲阜的孔家為天下的老戶人家，又祇稱「聖人」而不加名姓，那時南京政府剛剛恢復祀孔，恢復孔德成的封號，都不上二年，這話很長

。簡單的說，從前北洋政府從民三頒了祀孔禮儀，仍封孔氏嫡子襲號衍聖公，此時孔令儀死了，遺腹生了孔德成襲爵，誰知民國七八年上北京學術界起了風波，新青年雜誌上三天兩天有打倒孔家店的口號，稱孔子不稱孔夫子，不稱孔聖人，也不直書其為孔丘仲尼，却打諢的稱他孔二。這大概是孔府上倒鑄的開始，到了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定了北京，南京教育部追奪了孔德成的襲號，勒追衍聖公印信，當時很鬧了一些周折。總算孔府上知趣，一一如命。自此孔家也就黯然了。一直黯到二十二年，國民政府的秉政大員，提倡新生活運動，所謂新生活首在恢復舊道德，亦所謂四維八德，大概念起仍有藉重孔老夫子的地方，於是覃思所被，孔德成封做了至聖奉祀官，其餘顏裔為復聖奉祀官，孟裔為亞聖奉祀官，定規每年派大員去祀孔，全國各地恢復祀孔。祇可惜這時各地的孔廟多已改了觀，神像神主早已廢棄，於是祇有革命式的祀孔了。

曲阜車站距城十八里，這個十八里確是非同尋常。老於此道的，多從兗州下車，不從曲阜下車。那時兗州下來有汽車到曲阜城，不知要便利多少。時到民國廿四年，曲阜車站上可以雇到代步，還祇有驢車。此地的驢車，不是長路兩頭驢子拉的，是一頭驢子拉的，照例行長路的驢車，要兩頭驢子，一頭跨鞍，一頭走邊，才能得快。此地既是一頭驢子，已經可憐了，況且這一段路中，有沂水淤廢了的河道，淤沙可以沒過半個車輪，其慢已經可想。

通車到曲阜，正是夜十二時的光景。車站上暗無電燈，票房門前一盞玻璃框的煤油燈，鐵路

工人手裏提了前面紅後面綠的小提燈，光景慘得駭人。幾家旅館都是茅屋矮簷，藥牀，此外別無新式旅館。車站旁有一個津浦賓館的門亭，裏面的房舍都給北伐之役的砲火所毀了。所好旅客們半夜裏下車，能胡亂找個旅館歇一歇就算

了。此處的旅館兼營出租驢車，當地叫攬子店，天明起早租一部驢車動身，還須日中才到，原來也如西游記上唐三藏說的「沙路馬行遲」呀！

日中時，先到得孔林旁邊，此時尚未吃午飯，勢必先進城吃飯，再看孔府，此地簡稱聖公府，當是衍聖公府省了一個衍字，三個字叫得順口，再看孔廟，再看顏廟，再看闕里和陋巷，然後才能出城再看孔林。因此倘如跑得快的一天可辦，稍為遲遲就須兩天了。我是用兩天時間辦的，倒還從容。

當天午飯後，到聖公府。府和廟毗鄰。曲阜小小的一個城，除了孔廟孔府顏廟所佔的地方，所餘的民居，已經極少。孔府是八字深灰的門牆，顏色極是古黯，頭門上沒有人，二門上有兩個竊窺的家人，他們帶我到傳事廳，廳裏兩個體面一點的家人，正在一榻橫陳對燈談心，承他們念我遠道來訪，倒滿爽快的收了名片向內傳稟，大約候不到一刻鐘，傳事人回來了，向我嘆道。

「老爺請你西客屋裏會！」

說時即便指引我進來，進得兩層門，祇聞得噴鼻的柏木香，原來有些工人在偏院裏用孔林上的柏木做傢具。傳事人帶我到西客屋院，推開了朝南的客屋門，拉開了猩紅的地毯，便叫我先到屋內坐了候老爺。

他們所稱的公爺即是衍聖公孔德成，實則他

此時已是奉祀官了。大概公爺這個名稱，對於孔府家人和曲阜老百姓浸淫太深之故，所以他們仍是守舊不改。原來曲阜一處真也太落伍了，那時我在街上走過，看見多少不滿廿歲的女兒，仍是穿了一雙又窄又尖又短的綉鞋，繫着寬約三寸的紅絲腿帶，背後拖了長長的髮辮，一步移不了五寸的走路，如與上海一比，何止落後百年呢？此是閒話，當時我坐在偏旁的椅子上候見，順便瀏覽室內的陳設，

書畫在孔府上真如蕭道成說的黃金與糞土等價了。試想他們自南宋以後七百年間封寵無衰，還愁拿不出好字畫來。真是他們棄而不取的，也非一般人所易得，所以我倒不看他們牆上的東西，統而貫之都是好的。那時室中條几上擺了一副高約二尺多的六面插屏，是珊瑚自然生成的彩畫。室中西牆矮炕上擺了一個象牙雕琢的太師椅子。這兩樣都是可以看懂的，雖非骨董商人也知他值錢不少。至於銅器如周鼎商彝者，却非不學的人所能得議其高下了。

移時，孔德成由他的最高管事家人陪同出來。那時的孔君方才十八歲，面黃神黯，一似病夫，穿了一件藍袖袍，背後當坐處已綻破，既不是一位英武的青年，也不像一個富貴人家的子弟。他向我招呼後，即坐於下首椅上，家人侍立於後，他便轉面向其家人，所有我們談話，便由這位體面家人一一代答了。

我問：「孔君日常生活及學程如何？」

答道：「他每天早上七時起身，隨教師作早操畢，進膳，稍息，入書房讀書，午後習字，傍

晚仍隨人作各種運動」。

「孔君所讀何書？」

「除國故外，並讀英語算學理化諸科書籍。」

「府上親屬還有何人？」

有伯母及兩姊妹，家族祇此為至親同居，餘多不居府內。」

我乃請道：「想瞻拜聖廟不知可以前往否？」

答道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

至此，孔君便辭退了。由這位體面家人吩咐道：「即着人帶這位先生進廟」。於是命令由內而外層層下來，我隨着傳事廳的一位家人離府進廟。那時我頗有點感想。因為看了孔府上事權落在刁悍的僕人手裏，也如幼稚皇帝遭遇了權臣的一般。偌大一座家私，聽他說來祇有一個寡婦太太帶了兩個小姐同這一個文弱的少爺，當然要家奴凌主了。至少我敢相信那些吸鴉片煙的家人，決非他們所欣願相容的。

進廟由東偏門進，由門內可以跑到正路上，就是對着杏壇的路。正門內杏壇前有先師手植檜。按檜樹是什麼樣的，我們未見過，爾雅上說檜是柏葉松身，但是此處的檜是在一個小亭子以內的，玻璃框內枯木半截而已。杏壇是孔子設教的地方，簡單的祇有一面石勒杏壇兩個篆字。壇前有柏樹多株，高越巖簷，翠陰覆道，此處有一種時鳥，名叫灰鶴，頗像水邊的小鷺鷥，祇是巢棲高樹的。秋去春來，在最茂的樹陰裏，有一二聲嘹亮的鳴聲，不啻特響於壇前的鏗聲之音了。

壇後便是大成殿。這算是孔子的殊榮。以前君主時代，雖貴為人主，除了祭園丘社稷而外，便是祭孔了，所以大成殿的規模一如北京的太和

殿，高基垂簷雕龍石柱，人一到庭中便覺肅然。沿月台東側石階而上，推開殿門，當中孔子神像，坐在一個大神龕裏。兩邊四配，是復聖顏子之述聖曾子，宗聖子思，亞聖孟子，都是塑像。考我國各地孔廟多立神主，祇曲阜與北京塑像，不過有的地方也多不遵制。如舍下徐州孔廟以前也有塑像，便不知其何據。又塑像服冕秉圭，也非孔子生前即有的。想孔子一生既不見用於魯，周游列國于七十餘君，歸而刪詩書，定禮樂，贊周易，修春秋，以教授弟子，祇不過一個告老的大夫，何得秉圭暨如公侯，想是照了他的贈爵望的了。四配是配享的，閔子騫十哲以下都是從祀，還有漢儒馬融、鄭玄、王肅、晉時杜預以及濂洛關閩幾位宋理先生，都有神主在內。

大成殿後是寢殿。寢殿微毀，是年剛剛修竣。東院是碑林，長長短短的古碑，或嵌在牆裏，外面加上玻璃，或立在外面套上玻璃罩，因此祇可遠遠留覽，不能輕易拓字。此處有名的漢碑如禮器碑，孔宙碑，史晨碑，百戶碑，魏碑如孔羨碑，東魏李仲璇碑，唐虞世南撰書之廟堂碑，都為書家所重。此外如清朝各代皇帝所贈孔府文字，亦皆勒石。又孔令儀的母親做壽時，慈禧太后親繪贈慈竹，也在碑廊之下了。

東院又有孔子故井，雖未湮塞，也無清泉可汲了。此處便有木作人拿孔林伐下來的大柏木鋸解做桌椅，奇香滿庭，又可體美，又堪憑弔。在他們却視同尋常，由此折回至大成殿後的寢殿，寢殿後是尊經閣，想來此中所藏必然充極；可惜當時未能進閣瀏覽一番。

廟景就此草草游完。轉赴顏廟，顏廟僅正殿



寢殿及兩廡而已。那時正殿及寢殿均在修理，據說還是十七年戰事所毀，到那時方才撥款修葺的。出顏廟經陋巷，見那巷中已不陋了，祇有石牌坊上寫着陋巷二字表示是顏子的故居。孔子的故居「闕里」也和陋巷一般，祇有一片石額而已。按書上所說闕里在魯兩觀之下，所謂兩觀在孔子秉政攝相的時候，曾誅少正卯也是這個兩觀，於今也無須辨其確址，祇說還有闕里陋巷是孔顏的故居便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出城游孔林，到得林前，看見甬道的大樹下都已堆滿小販。原來在此逢「集」。所謂逢「集」是黃河南北鄉俗，便是定期集會交易之意。例如十天之中特定一四六九，或三八五諸日為集期。林門外一條古柏夾覆的甬道，長約半里，兩旁皆是合抱的柏樹，綠陰覆道，真是舉世難得的行道樹。林前有下馬碑，大書文武官員到此下馬。那天適有駐魯軍人孫桐萱的父親往游，汽車却一逕開入林內去了。林內先到洙泗橋，風景極美。一座橋坊，河兩岸樹木灌叢，進內到駐蹕亭，這又是清高宗的花樣。我想這位清高宗也和書上的周穆王一樣，惟恐天下無其車轍馬跡和題字建碑的盛事。再進內便是孔子墓，墓祇較平常民墓稍高大，面前祇墓碑一面書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墓。墓西首是子貢廬墓處，七十二人之中子貢獨廬墓三年，墓前有子貢手植楷，楷樹是什麼樣子，我也未嘗見。此處也僅半截枯木而已。在孔林上我所見到的，第一椿今不如古的事情，便是大樹被伐的太多，小樹補植的太少。祇見大樹被伐以後的樹根，頗令人悽然。然則今日想來，玄黃的血戰又已數年，這些為一千年來歷劫所未毀的古物，還能無恙的更歷此劫否？

游後，因曲阜非如蘇杭各處，有土產可買，祇好徒手歸旅館，又徒手的離開曲阜。可惜當時所攝的照片，却先在此次浩劫中為燬為泥了！

匯 中 銀 行

活存 往來 信託
利息 領用 代理
優厚 簡便 紅利
優厚 簡便 優越

總行 分行 支行
河南 石路 大行
北京 馬路 同城
天津 嘉路 分行
上海 新區 分行
漢口 路建 分行



上 海 秋 季

大 香 賓 票

上 海 體 育 搖 彩 部 啟

黃 坡 路 三 〇 四 (卽 馬 霍 路)

